

□邹国

十七岁时的我，坐在仪表装配车间的校验台前，仿佛还是昨日的事情。

旋进一只半成品表，上好表面，安上指针。一边手摇校验泵增加压力，一边与标准表对照，在机芯部分调节调整误差。完成后敲紧指针，封好表面松开气泵……这一连串动作，八小时里循环往复以致无穷。

我现在仿佛还能清晰看见那时的自己，厚厚的刘海下一张木然的脸，软塌塌的化纤工作服罩在身上很不舒服。盯着标准表，手不停地压着泵，调整着机芯，神色紧张。身旁的师傅孙莲子说，你胆子放大，有我在呢。莲子二十出头，凹眼高鼻梁，睫毛向上翻翘的长相有点欧式。我初始上手返工表多，师傅一句也不说我，帮我把表拆开，耐心教我重新校正。多少年后，我的人生“校验”，就没这么祥和顺利了。生活是最严苛的师傅，声色凌厉，冷眼竖眉。即使误差连连，也不再给你“返工表”的机会。

前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我看望多年不见的师傅。晚年莲子含饴弄孙福气挺好。身体也不错，就是血压有点高。师傅爹寿鸿给她画好表格，每天三次记录血压指数。寿鸿为我和莲子拍合影。徒儿觉得，师傅到老还是欧式五官，还是好看。

二

不像金工车间杂声喧闹，装配车间很安静。工作时间不聊天，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。我那时年少喜欢热闹，突然长时间在沉闷中坐着干活，仿佛蓬勃初夏一脚踏入隆冬旷野，满目萧然，了无生气，很受煎熬。听说那时青工想争标兵就得埋头干活，一整天不喝水、不说话，也不上厕所。唉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人受得了，那啥，生物零件咋经得住。



□石毅

父亲的人生败笔

佛家说:世上没有永远的输,也没有永远的赢。输赢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历程。

父亲兄弟四人,他排行老二。大伯、三叔、四叔都念过私塾。三叔学历最高,上世纪50年代高中毕业,做过乡干部。四兄弟中,唯有父亲没上过学,被祖父拴在家种田养家。家有长子,养家糊口的重任,按理由大伯担当。听母亲说,大伯5岁那年遭遇土匪,祖母死死抱住土匪的腿拖了好几里地,衣服都磨烂了。土匪动了恻隐之心,最后,把哇哇号哭的大伯还给祖母。祖母跟祖父连夜把大伯送到十几里外的娘家圈养,一直到成年才回来。送走大伯后,渐渐长大的父亲便挑起了家庭重任。直到他54岁去世,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什么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父亲12岁就开始扶犁耕田,他的个头比犁梢把高不了多少。

我记事时,父亲兄弟早已各立门户。父亲每天起早贪黑,风尘仆仆。在父亲的意识里,一个人没文化,但只要肯吃苦耐劳,日子就会越来越好。他执着于此,心无旁骛,打理着属于他的每一块土地。实际上,除了种地,父亲也别无长技。

在我朦胧的记忆里,没文化的父亲躬耕稼穡其实并不那么顺利,甚至留下许多人生败笔。

收获季节,我曾好几次看到田里的麦子一大片一大片跌倒,像碾子轧过一样平整。一把把扶起,只有最上面秸秆

声音还是有的。一到开班组会,车间主任就讲很多话教育我们。车间主任是老党员老模范,工作态度认真严肃。他文化低,但口头禅极有文化:“思想思想,天天在想。不是想东,就是想西。不是想公,就是想私。”我每次听到这话,脑子里哗地出现一道标线,两个区域边界色泽分明。黑和白,东和西,公和私。然后很心虚地将自己划归需要“往东,往公”那一边。那时的语言特色就是这样,提纲挈领,配套成句,很有高度。

还有一次青工思想教育会上,厂社挂钩教育点的老贫农忆苦思甜,也是出口成章:“(旧社会)糠菜半年粮,蛤蚌螺蛳当主粮。春雷一声响,新社会把俺讨老娘(老婆)。”这些琅琅上口的词句传播力极强。记得忆苦思甜回来,青工们一路学舌“春雷一声响”,音节精准,吐字清晰,大家都很喜欢。

三

车间墙上的那只钟,走得那个慢啊,一个就是它。

我从校验泵上旋下了不少做好的表,墙上的钟却动也不动。高高在上,架起长短腿,阻隔我的躁动,剪切我的乐趣。那种枯燥和乏味像海一般淹没我,茫茫无际,看不到海面上的桅杆。终于看见了桅杆。开饭前半小时,广播室的音乐响了,广播室的老朱(当年是小朱),厂里稀罕的高中生,厂领导的臂膀喉舌,会说会写会画会打球会唱歌。我很羡慕老朱整天与文化为伴,他不用穿工作服,不用八小时坐在一个地方,不用在乎车间墙上大钟的快与慢。

十一点半,一个好时辰,车间里空气开始活泛,氛围轻松而自然。男女工友插科打诨,家长里短起来。墙上的大钟走得飞快。

我上午的心绪落寞已经饱和,突

然音乐旋律从很远的地方绕过来,像个使者赶到,松绑我的心情,消解我的枯乏。心境的沉闷被舒缓、被稀释,我被托浮出沉闷之海,登上甲板,投放视野,进入另一种时空。音乐缓缓卷扬,耳边清风荡漾,心中灌满温暖的明亮。

初进厂时,听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《翻身道情》这些歌曲。后来渐渐地,邓丽君来了,童安格、姜育恒来了,罗大佑、费翔来了……那是后话。

《红蜻蜓》的乐曲就在那时听到,好听,说不出的好。如果说高亢激越的《山丹丹》鼓点震响,催人昂扬;《红蜻蜓》则是轻触心灵的柔波细淌,让人魂魄宁静。我盼听《红蜻蜓》,广播室曲子常换,但红蜻蜓总在。曾有一段时间,老朱参加仪表局政工干部集训,广播室关门,午间《红蜻蜓》折翅,杳无声息。我怅然若失、六神无主,心境重入无声深海。老朱做梦也不会想到,小小的广播室,对我具有如此的心灵恩赐和救赎。他随心所欲的唱片播放,竟是我最为渴望的一抹午间阳光。

离开工厂多少年后,我才看到《红蜻蜓》的歌词——

晚霞中的红蜻蜓呀
请你告诉我
童年时代遇到你
那是哪一天
提起小篮来到山上
桑叶绿如茵
采到桑果放进小篮
难道是梦影
……

方才知道,能真正进入心灵的东西其实很简单,就是这世界最洁净的原生质朴和平实。“采到桑果放进小篮”的意境细腻,本真而美,纯净而贵,享此共情的我难怪心醉神迷。

感恩那时小厂知道设置广播室,知

道派高中生去管理,而高中生恰好具备不俗的爱好和素养,采购唱片懂得选择抒情歌曲……也庆幸自己,身在人生起点生活夹缝,心智尚未成熟,心量还很轻浅,却能凭着意念和心觉,懂得索要心灵滋养和进哺。这类索要,可以价值昂贵,也可以微乎其微,一只红蜻蜓。

四

几十年后,工厂迁离。上天竺恢复成幽雅宁静的佛教净地。

故地重游,漫步天竺山。记忆突然鲜亮——春天傍晚,下了班的女孩结伴上山。春野新绿,山气浓郁,山坳回荡着我们的大呼小叫,漫山遍野的红杜鹃满足了女孩的贪贫——专采那些肥硕饱满的花朵。一捧捧的鲜花带回宿舍,各自用脸盆养在床头或桌上。夜晚灯光下,一屋红云,满壁花影。

站在佛像高耸,香烟缭绕的法喜寺大殿里,脚下就是曾经的金工车间,安放车、铣、刨、磨、冲和机修等设备的地方。大殿里的车床,是当年青工们从山脚下抬上来的。他们自称“62师傅”(那是他们进厂的年代)。去年是他们进厂六十周年紀念。组织这次百人大聚会的许亚俊师傅,当年就是抬机器的青工,后来当了技术科负责人。虽然“62师傅”都已年逾古稀,但他们仍坚持每年一聚。茶气烟雾里,蒸腾多少的世事沧桑。

我在天竺佛地的厢房之间寻觅那个二楼宿舍。记忆库门缓缓开启,我好像重新回到那个楼板“吱呀”的黑黑冬夜,又看见了睡在地板上那一溜女孩。

空旷悠远的岁月在呼唤:你——们——在——哪——儿?

万籁俱寂,满目苍茫。心底旷野,往事如烟。

21世纪第二个十年,一个深秋,我在杭城一家餐馆请一些工友相聚。来客快齐了,老朱才到来。当年的老高中生,古稀之年依然文艺,听说他在一个业余乐队里,能将一曲二胡拉得震惊四座。

老朱问我,怎么会想到请他。心海浪啸,近乎咆哮,口边只想冲出三个字——红蜻蜓。

□陈思炳

很多人都认为,处理事务越简单便捷越好,回答问题越简明扼要越好,礼仪应酬越简朴朴实越好。笔者也认为,在生活欲望的追求上,越简单快乐越好。

生活从“简”。像旅行者的行李,不能把想带的东西都带上,只能带生活上最必须的物品,越简旅途越轻松;像住房家具,摆放越少,空间越大,越简越没有拥挤压抑感;像餐桌佳肴,煎炒烹炸,越多越易增“三高”,简单清淡有益健康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对自己宿舍的要求只是有牛奶、饼干、水果,再加一把小提琴、一张床、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即可,且主动将自己的年薪由1.6万美元降到3000美元。面对人们的大惑不解,爱因斯坦解释说:“每件多余的财产,都是人生的绊脚石,唯有简单的生活,才能给我创造的原动力。”

欲望尚“简”。欲望愈多,思想包袱愈重,太多的欲望就是心理垃圾。要清心寡欲,就要清理心理垃圾。生活中有垃圾,人体中有垃圾,人的心理何尝没有垃圾?有哲人说:“人生的苦恼,不是拥有的太少,而是想得到的太多。”一个人心理垃圾堆积得越多,导致的痛苦也就越多。人心理中的欲望垃圾有多种多样,诸如不同程度的奢望、忧虑、自私、狭隘、偏见等,你要多一些快乐,就必须保持良好的心境,务必把那些心理上的欲望垃圾清扫得干干净净,让思想简单清洁起来。淡泊处世,节欲尚简,知足常乐。房子不宽,够住就行;票子不多,够花就行;一日三餐,够饱就行。知足方能知福,知福方能快乐。

爱好择“简”。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爱好各异。有的爱著书立说,有的爱琴棋书画,有的爱池塘垂钓。一个人除了本职工作外,有点业余爱好,多点生活情趣,生活更有意义。但人的精力有限,需量力而行,爱好不能太多,譬如说书法、绘画、棋牌、摄影、读书、治学、唱歌、跳舞、集邮、集报、种花、养鸟、剪裁、烹饪等等,都想参与,甚至还想“下商海淘金”,结果会力不从心,健康透支,疾病缠身,早离人世。爱好应择“简”而行,快乐为要。不要排得太满,心弦绷得太紧,历史上很多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,一生只钟情一种爱好,不照样活得很有价值、很快乐吗?

简单生活正在成为21世纪健康生活的新时尚。美国珍妮特·吕尔斯女士在她的《简单生活指南》一书中指出:“简单生活是一种追求健康、丰富、平凡、和谐、悠闲的生活,是一种让自然沐浴身心,让动与静之间寻求平衡的生活,是一种无私无畏、超凡脱俗的崇高生活。”“简”以修身,轻装前行,人生之旅才不会在过重的负担中沉沦。

我的书房很小,小得比伏契克的“从门到窗子是七步”还要袖珍;我的书房很大,两边墙上的壁相间,装下了上下五千年、纵横八万里。六七平米,紧凑而方正,足够我瘦小的身板辗转;西向全屏开窗,守望着阳光慢慢醉成火红的夕阳,任由云彩晕染平静时光。这是个自由的空间,风可以自己进出,晴天盛满阳光,雨时有珠玉问候;壁立的书柜,挤满且整整齐齐,像训练有素的队列,待我随时检阅。

每每人座其间,仿佛一个浪子归入港湾。书桌上堆着没有看完的书,略显零乱却有和谐的亲切感,像是冬日里早起未加整理的温床,扎进书堆里,就像再次扑进被窝,来一个温暖的“回笼觉”。重拾一本书就像再续姻缘,埋进书里,随心所欲,抛弃无聊,忘掉烦扰,其乐融融。

坐在书房,透过大窗,我能看到西边一片天,以及天空之下的远山与屋舍。我站在窗前,远望对面的小丘,有条小路扭出柔柔曲线,有时是一群背书包的孩子在蹦跳,有时是牵着狗的女子在闲游。日落时分,西边的天被渲染得

虚荣的成本

世间的事,只要想追求回报,都需要支付成本,求学、上班、做生意、写作、画画等等概莫能外,这成本包括金钱、体力、时间、精神、信誉、声名。

有一点也许一些人想不到,满足虚荣同样需要支付成本。

法国作家莫泊桑的《项链》讲了一个故事:教育部小公务员玛蒂尔德天生丽质,却为自己只能嫁事业平平的老公、过普通人的生活而苦恼,总希望能在富婆群里显摆那么一两回。某次,她终于得到了一个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圈的机遇,因此,她购买了新衣裳,找好朋友借了钻石项链。回家途中,她不小心将项链丢了。只好去商店买一条同样品牌的赔偿,没想到这条项链花了她36000法郎。她负债累累,经过十年才将账还清,人也变得无比衰老憔悴。十年后重遇旧友,朋友告诉她:自己借给她的这条钻石项链是假的,顶多值500法郎,让玛蒂尔德惊掉下巴。

这篇小说的主题,大家可以见仁见智,不过,有一个意思是明确的,那就是女主人公太虚荣。这36000法郎、十年的艰辛还债、人的急剧衰老,都是她为了满足自己一个晚上的虚荣所支付的成本。

满足物质的虚荣需要支付成本,满足精神的虚荣同样需要。遇到过一写诗的,人近退休之龄,诗歌的档次也就是“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胖”之类,无诗意,也无多少文采,写了一辈子,没有上过几家正规的文学报刊,却自称“当代伟大诗人、当代中国高层智囊、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、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、国学大师”。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作品平淡无奇,却敢于在某个超大城市的街头打出“李白再世”的广告。这些人给自己吹嘘真是铆足了劲,怎样吸引眼球怎样来,可是结果如何呢?不出名,能过平静的生活;出了“名”,成

“简”以修身

愈重,太多的欲望就是心理垃圾。要清心寡欲,就要清理心理垃圾。生活中有垃圾,人体中有垃圾,人的心理何尝没有垃圾?有哲人说:“人生的苦恼,不是拥有的太少,而是想得到的太多。”一个人心理垃圾堆积得越多,导致的痛苦也就越多。人心理中的欲望垃圾有多种多样,诸如不同程度的奢望、忧虑、自私、狭隘、偏见等,你要多一些快乐,就必须保持良好的心境,务必把那些心理上的欲望垃圾清扫得干干净净,让思想简单清洁起来。淡泊处世,节欲尚简,知足常乐。房子不宽,够住就行;票子不多,够花就行;一日三餐,够饱就行。知足方能知福,知福方能快乐。

爱好择“简”。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爱好各异。有的爱著书立说,有的爱琴棋书画,有的爱池塘垂钓。一个人除了本职工作外,有点业余爱好,多点生活情趣,生活更有意义。但人的精力有限,需量力而行,爱好不能太多,譬如说书法、绘画、棋牌、摄影、读书、治学、唱歌、跳舞、集邮、集报、种花、养鸟、剪裁、烹饪等等,都想参与,甚至还想“下商海淘金”,结果会力不从心,健康透支,疾病缠身,早离人世。爱好应择“简”而行,快乐为要。不要排得太满,心弦绷得太紧,历史上很多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,一生只钟情一种爱好,不照样活得很有价值、很快乐吗?

简单生活正在成为21世纪健康生活的新时尚。美国珍妮特·吕尔斯女士在她的《简单生活指南》一书中指出:“简单生活是一种追求健康、丰富、平凡、和谐、悠闲的生活,是一种让自然沐浴身心,让动与静之间寻求平衡的生活,是一种无私无畏、超凡脱俗的崇高生活。”“简”以修身,轻装前行,人生之旅才不会在过重的负担中沉沦。

金碧辉煌,让人想象成天上宫殿,想象成织女巧手织成的锦缎。太阳渐渐落下山,那团红晕已经褪为淡红,天空的色彩也是一派青苍,并有一种幽静的暮色慢慢向四周围拢而来……

以窗为框,收进视野的天地风景俨然一幅油画:山巅上的大树枝上高挂着一颗红艳艳的太阳,像灯笼,像高结枝头熟透了的一颗大芒果,感人、诱人。这种画境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为我定制的。那时我刚参加工作,任教于一所乡村小学。单位分给我学校破旧木楼上一间小小屋舍,也有一西向窗口的视角。

木楼有些年头,风猛时能感觉到摇晃,雨烈了会漏过瓦隙。地面木板与楼下相隔,我的足音让楼下同事免费聆听。与邻相隔的篱墙是竹篾泥灰再刷成的白墙,通透得能听到隔壁老校长的鼾声,让我不用打听就熟悉了领导的起居习惯。让我独居一室而不冷清与寂寥的,还有夏日的蚊鸣与鼠窜。窗外是农田,蚊虫的家园隔得近,它们的到访每夜必至。我正在参加自考,不得不常挑灯夜读到深夜,蚊子绕我在身边,胆

为网友和公众嘲讽的对象。这种不得不接受的嘲讽其实也是虚荣的成本。

人不是不可以追求物质上的丰裕甚至一定程度的富有,也不是不可以获取巨大声誉,只要这些外在的东西跟你拥有的实力相匹配,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。不过,如果一个没有某种实力偏要装出有的样子,还要使尽手段渲染、吹嘘这种有,肯定会被人瞧不起。从深处说,虚荣的成本最大的还不是表面上的损失,而是大众对一个人心理上的长久放逐,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“社会性死亡”。

每个人的天分、成长环境、所受教育、社会经历各异,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能力不可能完全相同,别人做生意也许一日万金,你做生意可能内衣都亏掉;别人画画或许洛阳纸贵,你画画展览之后就像沉在潭里。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,我们真不必跟人比高低。一比,你就可能底气不足,便可能想到弄虚作假,这样虚荣也就产生了。我们不妨找一找自己的强项,比如我不会做生意,但做事细心,当个会计很合适;我画画不出彩,可我能说会道、情商也高,在公司里做个公关部经理游刃有余……找到了自己的强项,并执着推进,财富也好、名誉也罢,往往不请自来。

想拥有某种闪闪发光的东西本身并不是过错,真正的过错是希望走旁门左道,以非正常的手段“弯道超车”。愿意走别人不愿意走的崎岖之路,愿意吃别人不愿吃的那份苦头,遭遇失败时肯收拾心情等待明天的日出,你就会欣喜于人生的过程而不是结果。到了如此境界,不要说追逐虚荣,就是别人批发给你的过誉之辞,你都会觉得深深不安。

人生要想真正收获一点什么,最大的捷径在于尽可能剔除虚荣的成本。

“世界读书日”,在书房过

大时还伏在我的脸颊、臂弯、颈窝,正好解决了我打瞌睡的问题。偶然,我睡着在书桌,蚊子的叮咬,是对懒惰的警钟。相伴的,还有夜间的老鼠。刚一拉灭灯,它们就出场,在我床下练摊,把我桌上的果核搬走,或在窗格子间,借着月光磨牙。梦境之中,感觉多出些声色情情。

十来平方的房间,足够宽敞。因为除了一床、一桌、一椅,我无其他霸占位置的的东西,最多的物件是书,角落里,几块砖头搁块木板是绝对透亮的书架。最喜欢的是坐在书桌前望向木窗外,能看到太阳每天从窗前落下的壮美情景。日落原来和日出是一样美丽的,它不是走向暗夜,而是经过暗夜,要去创造新的一天。不光日出有诗情画意,日落还具有特别的哲学意味。

“世界读书日”,我在书房过节。我坐在书房,屁股深陷在柔软的海绵垫子里,自己忍不住咧开嘴笑:“这个节日,多么美好!”书房这小小空间,是我生活的圣地。心无旁骛地沦陷进书里或看着屏幕上字节在键盘的敲击声中跳动,这样过节,不亦乐乎!